

椰風置雨

雅加达的防疫绩效堪忧?

■ 本报评论员:余凡

5月14日,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阿尼斯(Anies Baswedan)在市政厅与相关机构召开的地方领导协调论坛(Forkopimda)会议后宣称,雅加达在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疫情扩散程度的报告中排在“令人安心”的最低处,这可以从新冠肺炎患者的住院率保持在28%左右得到证明,他说:“目前在雅加达,疫情扩散的一般情况都保持在最低的位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今年开斋节回乡潮可能造成新冠疫情扩散的有关预期,因为根据首都警察厅的资料,在5月6日限行令生效前,估计超过120万民众离开雅加达,他们的动向需密切关注。据首都特区政府的纪录,运动员中心(Wisma Atlet)医院收留的新冠患者仅占20%床位。这

意味着,最近期内首都特区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呈下降趋势。

《商业网》(Bisnis.com)于27日报道,卫生部对首都特区(DKI Jakarta)在防控新冠疫情大流行(Pandemi Covid-19)的实行及努力方面,竟给予最低分的E级评估(Klasifikasi),卫生部是根据各省市的疫情扩散报告及医护服务反应能力水平进行公正评估的。

相关的评估等级是由卫生部副部长丹德(Dante Saksono Harbuwono)在国会第九委员会(Komisi IX DPR RI)于27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详细解释:“有一些省市被评为D级,有的省市如雅加达列入E级,但也有获得C级的,因为他们的病床占用率(bed occupancy rate)指数并不太高,加上省政府在防控疫情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

副部长还说明,在关于服务质量方面,雅加达的反应能力(kapasitas respons)与其他省市相比较,有着“最差”的表现。“根据各方举荐,很多省市还处在可控范围内,唯独雅加达被评为最低的E级,因为病床占用率开始上升,而追踪检测的表现并不太好。”开斋节前,雅加达打纳阿邦市场及安卒(Ancol)海滨人头攒动的盛况大家都有目共睹。

《罗盘网》(KOMPAS.com)于28日报道,雅加达省议会议员(DPRD DKI Jakarta)依特利斯(Idris Ahmad)提出对撤除“紧急刹车”应重新考虑的建议。卫生部给予雅加达的E级评估是正确选项,“雅加达必须斟酌撤回‘紧急刹车’的动议,以便能抑制疫情感染的蔓延扩散。”依特利斯表示,“紧急刹车”在改良卫生部对新冠疫情防控的评估方面能

起到正面作用,也可以避免开斋节期间在各地过年的民众回返雅加达后造成新的社区感染。

该措施让首都政府有时间优化各区医疗所(Puskemas)的床位及医疗设施。依特利斯说:“民众返回城市的浪潮未止,他们中大多数尚未经过(swab)检测。若不及时追踪并进行隔离观察,恐怕会形成爆发点(klaster)并蔓延,最终在雅加达掀起‘新冠海啸!’”目前有不少街坊(RT)升级为橙色、红色疫区,有的街坊已执行“封村”(Micro lockdown)。雅加达东区的基朗伽普(Ci-langkap)某街坊就发生百余人集体确诊Covid-19的情况。

根据依特利斯的资料,雅加达特区一周来确诊新冠疫情剧增40%,运动员村的病患入住率于节后也上升了6%。为此,他提醒省长别再以检测率引以为豪,

必须尽快调整卫生部评估中所指出的短处,提升雅加达的医疗设备,“重点整顿追踪及隔离方面的能力。”

《独立网》(Merdeka.com)于28日报道,卫生部长布迪(Budi Gunadi Sadikin)声明,给予首都特区最低的E级评估是以防控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能力及成效为准。部长说:“我再次重申是风险指标(Indikator risiko),不是针对各省市行政单位的评价。那只是卫生部门对疫情风险的内部文件,用来观察疫情的扩展与动向,以及卫生部对各地政府的响应,各地区在应对疫情时治疗准备(kesiapan kapasitas)的实际行动作出评估。”

部长表明,上述评估是根据世卫组织(WHO)的基本标准设置而执行的,以便确实了解国内34个省市疫情扩散的实况。资料与数据是WHO对风险指标的最

新规定,也让卫生部作为内部分析,让国家检验当假期及节日后疫情增高时各地面对挑战时的准备和能力。

国内数家电视台的时政论坛也反应热烈,请了不少专家学者对卫生部的“评估风波”表达意见,正反双方都以各自的立场、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论述,值得卫生部分分析或借鉴,为防控疫情的“战役”定下明确、科学、有效的路线。可悲的是,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冲动”的反对者,把卫生部的防疫评估“政治化”,说是政府排斥反对派省市的“阴招”!

众所周知,去年美国、巴西等把“政治高于疫情”的国家结果闹得灰头土脸,而今年的印度、台湾等重蹈覆辙,让人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卫生部只是根据国际规制、科学逻辑及实际情况所作的评估,别以政治操作。祈愿各省市领导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本,不炫功自夸、不甩锅装傻,多做防疫的实事。是骡是马,大家在六月份的疫情报告中见分晓。

“巴布亚原住民已熟知中国陶瓷数百年。在他们看来,中国陶瓷具有极高的文化交流价值。”

十位巴布亚青年身着黄袍,敲着狄玳(Tifa)鼓载歌载舞。狄玳鼓是巴布亚独有的木制长鼓,外裹一层巨蜥皮。青年身后排列着数百人,老少少,男男女女,都随着击鼓者的节奏,踏起脚行走,相互呼应。如此盛况下,路人忍不住驻足围观,围得比亚大路(Biak)水泄不通。

这是巴布亚的传统婚礼仪式,鼓手们簇拥着新郎,与迎亲队伍一起前往新娘家。依照传统习俗,新郎需携同家中长辈,各拿着盘子和釉瓮一路步行至新娘家。有趣的是,这些盘子和瓮都是中国的陶瓷制品。

数百年来,巴布亚原住民对中国陶器和瓷器已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时,中国商人到巴布亚岛寻觅天堂鸟,他们往往会用陶瓷作为货币或交换物。当地人将这些陶瓷收藏起来,作为珍贵的家传之宝。等到家中儿孙娶妻时,再把一整套陶瓷盘作为彩礼送给女方。因而,在巴布亚,几乎每家每户都珍藏着被视若珍宝的陶瓷制品。

在安白(Ambai)乡的阿迪威比(Adiwipi)村,我见到了艾尔西·旺该(Elsi Wanggai)。这位族长的女儿育有五儿五女,全家人住在一幢海上的木制高脚屋里。安白乡坐落于千岛区,是一座海上村庄。为了留出巷道方便船只通行,该村的房

在巴布亚的中国陶瓷

■ 丽莎·苏罗梭(Lisa Suroso)



Elsi Wanggai 和他的中国瓷器

屋皆成排修建。船只是村民的日常交通工具,上学、捕鱼、取淡水或去陆地教堂都需要坐船。

在艾尔西邀请下,我参观了一间堆满陶瓷的房。房间里存放了陶瓷瓮、大盆子、碗和餐碟。有些瓷碟是祖传的,已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历史。艾尔西指着一个绘有龙形纹的绿盘子以及一个蓝白花纹瓮说道:“这些已经传了七代了。”

对于巴布亚人来说,陶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除了作为彩礼外,陶瓷也用于招待客人。客人进门前踩过瓷碟,主人才会把门关上,寓意着主人家接待了客人。因此这种瓷碟也被称为“关门碟”。艾尔西的女儿瓦蒂说:“如果有客人不怀好意,那盘子就会被踩碎。”

前总统梅加瓦蒂来安白考察时,也曾为她举行过踩瓷碟仪式。民众把数百

个瓷碟整齐地从码头一直铺至教堂,梅加瓦蒂走在碟子铺就的“地毯”上,脚没有触碰过地面。该仪式表达了民众对梅加瓦蒂的尊重。这些古董盘子不仅可用作彩礼和接待客人,还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艾尔西说道:“如果生病了,就用这盘子盛水喝。”据说这样病人就能马上痊愈。

因宝而亡

巴布亚岛上藏有大量



巴布亚人传统婚礼仪式

中国陶瓷古董的消息也广为收藏家和古董贩子所知。来自安达阿伊(Andaair)的拉伽·萨麦(Laaga Samai)说道,为避免引起纷争,他们常常把陶瓷藏在森林或者洞穴里。“传言,为了避免儿子们因争夺陶瓷遗产而发生纷争,一位父亲杀死了他把陶瓷藏到树林里的小伙子,以防留下陶瓷藏匿的知情人。”作为祖传宝藏,陶瓷应当由选定的儿子继承,倘若陶瓷占有者不是继承人,将招致灾害病祸。

如今,真正的中国陶瓷很难寻到。许多巴布亚人把这些传家宝卖给了收藏家。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些陶瓷的市场价值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印尼盾。如今市面上的陶瓷都是现代陶瓷,并非古董,也容易买到。当你前往巴布亚各大市场,或是日用杂货店,都可以看到成堆的陶瓷,其标



图案样式多样的中国陶瓷盘,有巴布亚风格图案,例如狄玳和天堂鸟等

价从六万到五十万印尼盾不等。由于价格着实不菲,通常作为彩礼的陶瓷是在婚礼前逐个购买并攒存起来的。这些陶瓷制品从雅加达和泗水运来,除了绘有中国传统图案以外,有些还绘有巴布亚特色的图案,如天堂鸟或狄玳鼓。

幸运的是,我有机会欣赏到中国陶瓷古董。住在瑟朗·盖玛纳村(Seram Kaimana)的纳马多达(Namatota)族酋长哈云·奥拜尼尔(Hayum Ombainer)珍藏有一套陶瓷古董。他向我展示了盘子、广府瓮等陶瓷制品,葡萄牙小铜炮及形状不一的铜器银器(也被称为巴布亚金)。通常只有王族或地方首领后裔才藏有保存得如此完好的祖传陶瓷。

与北方地区只用陶瓷当作彩礼不同,巴布亚南方地区还需要在彩礼中添加葡萄牙小铜炮、大铜锣,和巴布亚黄金。哈云解释说:“这些都是送给新娘的,有特别的寓意。”

瓮寓意早生贵子,碟用来吃饭,碗供怀孕时喝药使

用。大铜鼓和狄玳鼓在婚礼上一同用于演奏,小铜炮寓意分娩时疼痛的后脊骨,巴布亚黄金则寓意驱赶喝药以后的苦楚。哈云说:“这些会同槟榔、萎叶、香烟一起送给新娘。”

当我问他是否有寻宝者来见他时,他笑着说:“为了看看这些宝贝,已经有很多人过来了。”难怪当我提出从他仓库里搬出这些陶瓷时,他一点都不惊讶。搬陶瓷耗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有个别的非常沉重。哈云说,曾经有位来自泗水的收藏家给他的古董瓮估价。“那位收藏家没有给出具体数值,但他给出的条件是承担我的孩子在泗水求学的全部费用,直到孩子毕业。”

倘若男方向梦中情人求婚时没有陶瓷那该如何?哈云微笑着说:“简单易办,用钱代替就可以了。”

(本文所述的巴布亚之行和采访进行于2009年年底。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

■ 雅加达:郭国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商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特别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居民被要求多待在家里不出门,更显示出网上商店的优势。

我本人实际上是住在一个繁忙的都市居民区里,走路去迷你市场只需两三分钟,离传统市场也仅100米之遥,购买日常用品非常方便,可是有时也想尝试从在线商店购物,这可能是因为在需要的商品不在附近的商店中,或者是在线商家的折价所吸引,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让支持网上商店的业务也能跟着被带上去,例如运输服务业等等。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在线商店给了买家非常大的方便,不用走出家门购物,人家就把货物送到家门口。缺点是摸不着、看不到真货,等待所需东西的到来也要花一定时

无“尖”不商

间,更何况如果接到的货物不符所意。

不久前,我通过一个在线商店应用程序从两个不同的摊位购买了四万盾的维生素和一万盾的人字拖鞋,总价值达五万盾就免交递送费。长话短说,我通过全额支付到网上商店帐户就安静地坐在家中等待订购物品的到来。两天后,我从那家网上商店收到消息,订购的维生素没货,因此订单被取消,商家将四万盾的付款存入我的名义下的代收帐户中,并附上一张一万盾的礼券以作补偿。我立即从另一个摊位订购了另外一份四万盾的如上次被取消订单的维生素,加上递送费共五万,我用了收款账户中的四万盾存款,并与一万盾的补偿礼券一起付

款。隔一天后,第二个消息传来,我的拖鞋订单也被取消了,一万盾就存入代收帐户中,我又得到了一张价值一万盾的补偿券。我照样向别的摊位订购了一双拖鞋的新订单,拖鞋价钱一万加上递送费一万,想用代收帐户中的一万盾并加上那一万盾的补偿券付款。嗯……这次我的算盘打错了。购物价值至少为两万印尼盾时才能使用那补偿券。这次我不得不订购了两双拖鞋,货价共两万加上递送费一万,用我在代收帐户中的一万加上补偿券一万还得另加一万盾付款。在这种情况下,我被牵带加买了一双拖鞋。

摊位取消的订单肯定会使客户失望,更不用说在下达订单时所支付的钱被保留在了商家的帐户。由此我只能说:确实,商人很精明,说是给了补偿券来弥补客户的不满,总的来说,这个价值一万盾的所谓补偿券确是客户本来已经获得的递送费。第二个技巧是需要花至少两万印尼盾才能使用这个补偿券,导致客户不得不添加更多购买。

旧时的布商为了取悦顾客,他们都实践“足尺放三”,也就是说,在测量足够的一尺后,仍给了额外的3寸。在这里,无“尖”不商的“尖”,意思是生意头脑厉害吧。顺便说一句,提供补偿券实际上仅仅替代客户原本以获得的递送费。甚至,想要利用这个补偿券使客户还应该增加购买量。我说“尖”为厉害,应该可以的吧。在我们作为客户的立场上,只能理解,成为一个无“度”不丈夫,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遵循西方人的意见——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